

第十五回 小人弄小人多反覆爭竟遭凶

詞云：

休嗟莫哭，從來世事多反覆。浮榮既是人之欲，骨瘦筋稀，安得還連肉！
東邊不佳黃金屋，西邊便想千鍾粟，誰還顧得羞和辱。便死於貪，也不能知足。

——《醉落魄》

話說宋古豆在翰林院中做官，因他素有才名，凡有朝廷鴻篇大章，大學士皆派他著作，故一連在院中住了數月。急急歸寓，亦已度歲。歲中賀節，又忙了數日。汝寧府回文，只到春半，方才得看。忽見了那封假書，不勝大怒道：「我為此婚姻許久無消無息，心下不快。前日孩兒在此，逐怪她不來贊喜，我就疑她不來賀喜，其中定有緣故，誰知卻是奸人於中假寫我書，去回絕了裴家，故裴家改嫁西平知縣耳。什麼奸人，這等可惡。」

因又寫書一封，寄與汝寧知府，煩他嚴查假書之人，重重究處。又欲寫一信寄回家，通知兒子，忽又想道：「目今鄉試之年，且讓他安心讀書。且莫要通知他，又使他胡思亂想。」遂隱忍了不題。

卻說汝寧知府過些時，又得了宋古玉的文書，方知前面那封書是假的。再查究送報之人，因事已久，報人又未曾注得姓名，哪裡還有蹤影？只得攔起。

卻說裴鬆得了宋古玉絕婚之信，便不勝惱怒，發憤讀書，竟閉戶連客也不見。裴夫人與紫仙小姐見他刻苦讀書，心中甚是歡喜，便將婚姻之事，絕不在他面前提起，恐怕亂了他讀書之心。如此數月，早有宗師來汝寧考科舉。不日考過，等到發案時，卻喜名列第一等。有了科舉，他讀書一發有興。讀到臨場，只覺筆下風雲滾滾，胸中錦繡重重。倏忽之間，完了三場，甚是得意。候到放榜，高高中了第十五名。

裴夫人與紫仙小姐，歡喜無盡。候裴鬆謝座師，謝房師，謝宗師，並謁見上台，忙亂定了，裴夫人方對他說道：「你父親做官，已做到吏科都給事中，也不為不大。當日在朝時，誰不欽敬。後來謝事歸家，又不幸積憂而死，門庭漸漸冷落，竟被人看作等閒。就是前年宋家這兩頭親事，若論門楣，他書生，我官宦，還是孰輕孰重，誰知他一旦僥倖，進入翰林，硬自誇貴重，竟來辭婚。當此之際，他熱我冷，與他爭執不來，只得堅心含忍。今幸我兒有志，掙進了這一步，與父母爭氣，真可謂家門有幸矣。若能再進得一步，便冷若復熱，則父親雖死不死矣。雖不敢以此加人，而一攀小人之於絕矣。」

裴鬆道：「母親之言，字字中孩兒之隱。孩兒恨不能立致鳳池，以洗從前之辱。但恐福薄緣慳，不能遂意。」

此時裴鬆才十七歲，一個少年舉人，誰不愛慕。來求親的，不是東家，就是西家。裴夫人恐怕挫他之志，俱一概辭去。裴鬆身中後，人事煩雜，便與母親商量的，要早早進京去靜養。裴夫人深以為有理，遂撿個得力家人，收拾盤纏，跟隨他去。

此時西平知縣金森色，自娶親之後，便與他認作郎舅，時時王來。今見他中了舉人，一發加厚。今聞他要早早進京，治酒親自來與他送行。飲酒中間，說起京中的寓處，金本色道：「我家舊宅，今已贖回，空鎖在那裡。尊舅要住，卻甚便當。」

裴鬆道：「餘事不敢相求。若有尊居空在那裡，只得要拜求借住了。」金本色叫家人寫了地方，並看房家人的名字，交與裴鬆跟進京去的家人收了。正是：

杯中弓弄影，口裡酒吞蛇。

出入分明見，誰知原是差。

裴鬆打點停當，擇了吉日，拜別了母親與妹子，長行入京。臨行之際，裴夫人又再三吩咐道：「宋古玉雖然無情，卻是你受業之師。就是今日遭際，也虧他當時指點。不可因他無情，便冷冷落落，失了師生之札。」

裴鬆道：「母親但請放心。這個孩兒自然不敢。莫說宋先生關乎名分，就是宋玉風，聞他也中了山東第十五名舉人，自是孩兒的良友，也不敢輕薄於他。倘在京中有相見時，孩兒愈加謙謹，他必自然沒趣。」

裴夫人道：「你若能如此，則我心安然矣。」說罷，裴鬆方才別去。正是：1

母賢戒子言堪聽，子孝安親意自深。

莫認此中強湊合，兩心原是一般心。

卻說裴鬆辭了母親與妹子，不日到京，果尋到金知縣的空房子裡住下。只因潛心讀書，便躲著，一家也不見。只等到過了年，會試之期將近，方才投了文書，出門走走，看些風景。倏忽之間，三場過了，方才暗暗叫人訪問宋古玉的寓處。

原來宋古玉在翰林院，已經三年，原該分房。只因兒子宋彩也中了山東會試，恐怕礙他會試，故先告病，辭了分房。只等會試三場畢了，他方又上衙門。前邊裴家女兒嫁了金知縣之事，雖有人傳說，他心下還有幾分疑惑。今又聽得裴鬆也中了河南第十五名舉人，與兒手名數一般，暗以為奇，遂差長班去訪門裴鬆，可曾彩京會試？若是來京，卻住在哪裡？長班訪了，來回復道：「裴相公已到京會試過三場。現住在西平金知縣屋裡，伺候揭曉。」

宋古玉聽了，暗暗吃驚道：「這等看起來，裴家許嫁宋彩的女兒，改嫁金知縣無疑矣。怪道他進京來會試，竟不來見我一面，自是無顏了。」又想道：「她女兒既不念紅絲之聘，改嫁別人，她兒子倘或中了進士，又怎好執紅絲之聘，來娶我女？他不來娶，我怎好強嫁？這段姻緣，多分要成虛帳！婚姻不成，我兒亦何患無妻，倒也罷了。只是賀姐夫詠紅絲一番美意，今欲背盟，應罪歸於首釁。她嫁西平是她之罪，但不知什人假我之書，托汝寧絕婚。我若不當面辯明，使他執此為辭，則負盟之罪，兩下平分矣。況我在他家時，正在窮困，蒙她周給甚豐。修儀甚厚，原該感激。今一借此絕之，殊非君子之事。放榜之後，中與不中，還該請他一會。一可敘故舊之情，二可辨假書之事。亦可見我女兒尚守前盟，未曾輕有改移，使她抱西平之愧，便勝如詰責矣。」計算計定了，便細細與兒子說知，叫他留心打點。

過不多數日，天門放榜。不料裴鬆中了第十七名，恰恰宋彩就中在第十八名上。兩人入朝謝恩，謁見座師房師，俱是並馬並列，時刻相見。舊時又是同館讀書，相好兄弟，又此時得意之時，怎放得冷臉來做不相識認。只得歡然說些客套。彼此大拜

不料廷試殿甲，宋彩殿在二甲第十七名，裴鬆殿在第十八名上，一時俱同選入翰林院庶吉士。彼叫驚以為奇。若論兩個小進士，年又同青，貌又同美，才又同高，中的名教又上下，本該加厚親熱，只因各人胸中懷著往事，縱是親熱，未免還帶三分疏冷。宋古玉欲請他來說明往事，又恐削了他面皮，故往往忍住，正是：

心惑未辨明，話是說不出。

可憐君子情，墮在奸人術。

裴鬆與宋彩同在翰林做官，只糊糊塗塗的往來，且按下不題。

卻說賀秉正補了武昌知府，到湖廣去做官。不期到任之後，正值湖寇大發，殘破了許多屬縣，竟擁兵圍困省城。前面署印之官，竟棄印逃去。虧得賀知府到任，忙申文書與各上司，請四境的參、游、總兵會剿。又自在城中，選練了三千民兵，親自上城守護。審察得賊兵西邊稀少，候至半夜，親率民兵從西門殺出。賊兵一時無備，直殺得賊兵七零八落，便退入城中。及賊兵調得東邊到西邊來攻，他又或早或晚，率民兵從東門殺出，直殺得賊兵膽戰心驚。故此賊兵雖說圍城，毫無所利。過不多日，外面調的四路兵到了，他又驅民兵從內殺出。一時內外夾攻，遂將賊兵殺個乾淨。地方平定，成了大勳。巡撫、巡按，盡皆上疏，奏稱他有大功。故廷臣會議，竟將他內轉了尚寶寺少卿。

旨意下了，賀秉正不歌停留，便離任到京，入朝謝恩到任。此時已知裴鬆與宋彩，俱中了進士，俱進入了翰林。以為托孤之事，可以無負；而兩家婚姻成全，得各各遂意，甚是快心。見他們都來拜賀過，公事一暇，就先來答拜宋古玉與宋彩。

三人相見了，歡喜不勝。宋古玉先問了他許多剿賊之事。賀少卿答完了，就問他婚姻之事：「男女俱已長成，才入仕途，一時歸去不便。除非兩家俱迎接進京，方好會合紅絲，成一段佳話。」

宋古玉聽了，不覺蹙起雙眉，慘然說道：「老姊丈一段盛心，真是千古。誰知人心各別，功名易致，道義難全，有辜老姊丈成全之美。」

賀少卿聽了，吃驚道：「我定的這紅絲二婚，別來又有什變頭？」

宋古玉道：「小兒現隻身於此，小女尚靜守閨中。小弟蒙老姊丈高情，怎敢復生變頭。只是裴親母處，不知被什人攛哄，一時把捉不定，又貪了眼前的富貴，竟不念紅絲之好，將小姐改弦易轍矣。」

賀少卿聽了，只是搖頭道：「哪有此理：只怕還是尊舅打聽得不確。」

宋古玉道：「怎麼不確，嫁的是西平知縣已有人了。嫁是某年某月，已有時了。轟轟嫁娶，合縣皆知，怎麼不確？」

賀少卿只是不信，因又問道：「此事是誰傳與尊舅的？」

宋古玉道：「現有二詩帖在舍下門上，大肆譏諷，故小兒氣不過，特特揭來我看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就叫人取出，送與賀少卿。

賀少卿看了說道：「細看此二詩，雖不無挑釁之心，然必釁有可挑，方才挑得。」因將二詩袖了道它：「尊舅且莫著急，裴青史連來拜了數次，小弟如今也要去答拜。待我見了他，問個明白，再來商議。」說罷，起身別去，竟到裴鬆寓所來。

裴鬆接了進去，設椅於上，拜謝他留居汝寧撫孤之事。拜謝完坐下，賀少卿因問道：「賢姪想是今年十八歲了。」

裴鬆道：「小姪正是十八。」

賀少卿道：「賢姪既是十八，記得令妹較賢姪只小一歲，也是十七了。於歸之期，恰正及時，紅絲盟約，也可踐了。」

裴鬆聽見賀少卿說及紅絲，困深深打一躬道：「紅絲聯詠，乃老年伯一片千古的盛心，舉家感激不盡。不期老年伯別後，貧賤所詠之紅絲，早為富貴拋棄，過而不問矣。正要稟明老年伯，另作一處，不意老年伯還殷殷念及。一段撫育之情，過於天地矣。」說罷，面色慘然，幾欲墜淚。

賀少卿道：「紅絲之詠，是結兩姓之好，料必守盟。賢姪為何如此咨嗟，莫非宋舍親有些不合嗎？」

裴鬆又深深打一恭道：「小姪兩番僥倖，皆賴宋恩師造就，怎敢背言師過。但紅絲之詠，付之雲散水流，實宋恩師寄書汝寧公祖，托其示知小姪，不須屬望。故小姪屢至師門，皆退縮而不敢前。非忘大恩也，恐觸其怒也。」

賀少卿聽了，沉吟道：「宋業師既有此言，莫非你因宋業師之言，竟將今姪改適嗎？」

裴鬆道：「小姪怎敢？紅絲之詠，乃老年伯之命。縱宋恩師不欲踐盟，亦須稟明老年伯，再請新命，怎敢輕舉妄動，有傷風化。」

賀少卿道：「既如此說，且請問令妹，而今安在，所作何事？」

裴鬆道：「現在閨中，日抱紅絲之詠而同寢食，並無別事。」

賀少卿道：「前有人傳說，西平金知縣與你家結親，有此事嗎？」

裴鬆道：「實有此事。」

賀少卿道：「既有此事，我聞得令先尊只生得賢姪與令妹一子一女，送嫁金知縣的，卻又是何人？」

裴鬆道：「此乃家堂姑母扈家所生的表姐。一向同堂姑母流落在外，小時就許了金父母，今因金父母成了名，又選在西平，故歸來嫁娶。堂姑母因離鄉久，沒有故居，故借小姪家與他結親，實非小姪家事。」

賀少卿聽了，大笑道：「原來有這些委曲，卻非令妹之事。故以訛傳訛，弄出許多是非。我就說年嫂與年姪，皆有品望之人，怎肯為此苟且之事。」因在袖申取出貼到宋門的二詩，遞與裴鬆看。

裴鬆看了口大驚道：「原來宋恩師許多芥蒂，俱因看了二詩也。作此二詩者，只不知何人，真可痛恨。萬望老年伯見宋恩師，替小姪辯明。」

賀少卿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遂別了裴鬆，也不回寓，又復來見宋古玉。

宋古玉迎他進廳，早看見廳上有一客走將下來，請他拜見。

賀少卿忙問宋古玉道：「此位何人？」

宋古玉答道：「此兄白孝立，汝寧人，原是老姊丈公門桃李。方夢垂顧，尚未蒙賜教。」

賀少卿聽見是汝寧秀才，就站在上面相見了，一同坐下。

賀少卿就問道：「白兄到此公幹？」

白孝立因答道：「門生一因汝寧科考繁難，意欲納入監中，便於應試。二因一時愚蠢，聽了不肖友人之誘，妄有所作，得罪」宋

大宗師，故特來自首，欲求赦佑。」

賀少卿道：「既肯自首，任有何罪，也可相忘。且請問何事？」

白孝立道：「敝地裴給事家一館，原係敝友常莪草所處。因又清了宋大宗師，便將他逐出。他不慚自無才學，轉怨宋大宗師奪他之館，不勝懷恨。後又見宋大宗師令郎聘了裴給事之小姐，令愛又許了裴給事之令郎，一發觸起他妒忌之心。故自宋大宗師還家之後，遂將西平金父母借裴家迎娶之事，竟脫卸在裴家身上，哄誘門生，代做了兩首譏消之詩，實貼在宋大宗師門上。要宋大宗師看見觸怒，便可斷絕婚姻。」

宋古玉聽了，大怒道：「原來此二詩之作，出於常賊之奸謀。據兄這等說起來，則金知縣所娶，不是裴女了，卻教我父子錯認至今，殊可痛根！」

賀少卿道：「西平嫁娶之誤，我也是今日方才對明。但不知起禍之人，卻是常蓼。奸人不測，直至如此！」

白孝立道：「不獨此也。還騙門生，又假寫了宋大宗師一封書，在報中打與汝寧府尊，叫他辭絕了裴家婚姻。門生一時懵懂，誤被他騙了。今細細想來，破敗兩家之情義不少。故特來請罪，望宋大宗師略寬恕一二。」

宋古玉聽了，愈加惱怒道：「原來與汝寧知府的這封假書，也是常賊所為，必須重處他一番，方可泄恨。」

賀少卿：「小弟去而復來者，正為裴青史告訴，不敢親近，皆為古玉尊舅有書辭絕耳。小弟不信，故來請教。誰知是常蓼這廝在其中播弄，真可恨也。」

宋古玉道：「這段奸詭，若非白兄說破，小弟終身坐於不知，受害不淺。在前助虐，實實是罪。今既首明，罪可相忘，又當功論，容當報德。」

白孝立見說，再三拜謝而去。朱古玉方請賀少卿入內去坐，細細商量。只因這一商量，有分教：

夔鷲同堂，鴛鴦逐隊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賽紅絲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